



人生自是

有情癡

中國文學走廊

8

歐陽修作品賞析

陳曉芬◎選析
施蟄存◎審訂

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人生自是有情癡：歐陽修作品賞析／陳曉芬選
析。--初版。--臺北市：開今文化出版：
知道總經銷，1993 [民82]
面；公分。--（中國文學走廊；8）
ISBN 957-8730-19-5（平裝）

845.15

82003745

中國文學走廊 8

人生自是有情癡——歐陽修作品賞析

選 析／陳曉芬 審訂／施蟄存

編 策 劃／雲開工作室

發 行 人／冷遠玫

出 版 者／開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郵撥◎1636829-2 開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登 記 證／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5438號

電腦排版／法德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製版印刷／世和印製企業公司

總 經 銷／知道出版有限公司

台北市木新路二段111巷12弄26號

電話◎(02)9395450 電傳◎9381823

郵撥◎1293513-1 知道出版有限公司

法律顧問／張泰昌律師

初 版／1993年7月

定 價／新台幣150元

ISBN 957-8730-19-5

有著作權·翻印必究

※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公司更換

◎本書由廣西教育出版社授權出版發行台灣地區繁體中文版

人生自是有情癡

——歐陽修作品賞析

施蟄存◎審訂

陳曉芬◎選析

出版

開今文化

走進中國文學的長廊

——「中國文學走廊」系列出版緣起

走進中國文學的長廊，是一種莊嚴，也是一種浪漫。

走進中國文學的長廊，面對浩瀚如海的文章典籍，欲窺宗廟之美、百宮之富，縱使如大海撈針，也要一掬芬芳，這是一種莊嚴。

走進中國文學的長廊，往往一步一步徘徊，流連不已，這是一種浪漫。例如，面對如畫的江山，悠悠的長江，不免淺斟低唱：「君住長江頭，妾住長江尾，日日思君不見君，共飲長江水，此水幾時休？此恨何時已？但願君心似我心，定不負，相思意。」

於是，在浪漫與莊嚴之間，我們出版了這套「中國文學走廊」系列。

它像一張網，用賞析當經緯，一一掬起名家經典之作，深入淺出地解說，幫不知如何領略中國文學之美的讀者們，能初步接觸，並悠遊其中。

「中國文學走廊」系列由大陸多位學者執筆，而由台灣重新加以編輯出版，將從《千古風流人物——蘇東坡作品賞析》揭開序幕，引領讀者進入中國文學的殿堂。

豐富與優美，使中國文學在歷史上不斷綻放光芒；然而在現代人匆忙與緊張的腳步中，卻有逐漸被遺忘的趨勢。「中國文學走廊」系列透過兩岸的合作與努力，我們期待，中國文學有更璀璨的未來。

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學

秦似

這是一套有計畫選題，有統一編寫體例的叢書，主要的讀者對象是中學生和自學青年，從今年起陸續出版，預定三年內出完。

我們知道，我國文學的發展，源遠流長。就有文字記載的來說，早在兩千多年前即有了周代的民歌選集——《詩經》。稍後，到了春秋戰國時代，開始有了歷史散文和諸子散文。我們說我國有著光輝燦爛的文化遺產，文學便是其中一個主要的組成部分。

文學的內容和形式，都是不斷地發展的。到了漢魏六朝，不但民歌更普遍地發展起來，而且作為文學家的詩人，也愈來愈多了。散文方面，從先秦的神話、寓言故事、歷史散文和諸子散文，發展為形式更加豐富多樣，作家林立的局面。我們只要從六朝梁昭明太子蕭統編的《文選》一書，就可以看到這一歷史時期的文學概貌。文學批評家劉勰說：「詳夫漢來雜文，名號多品。」就是指的文學式樣有了很大的發展。

他說的「雜文」，實際上是漢代以來好幾十種新發展起來的文體的總稱。

到了唐代，不但詩歌方面出現了以格律詩為代表的新高峰，散文方面也有許多有名的作家，而且，不少作家是韻文和散文兼長的。這時候，短篇小說也開始出現了。

我們平時說唐詩、宋詞、元曲，這是唐以後韻文方面新的發展的主要脈絡，並非說唐代只有詩，宋代只有詞，元代只有曲。散文方面，到了宋代，開始產生白話小說。宋、元、明幾代，白話小說（稱之為話本）一直在發展，並從而產生了《三國演義》、《水滸傳》、《西遊記》等長篇小說，而以清代曹雪芹的《紅樓夢》達到了小說藝術的高峰。

戲劇這一文學形式，是從宋元時代才開始出現和發展起來的。元代戲劇有許多優秀的作品。有一點很值得注意的是，我國戲劇的出現雖然比西方晚，但它的發展之迅速和普及之廣泛，是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相比匹的。從元代到明、清兩代，戲劇發展為千百種的地方戲，廣大人民包括人數眾多、文化水平低的農民，都是戲劇的觀眾，這實在是一個奇蹟。在西歐，直到今天，還沒有能使戲劇普及到農民。在我國各種地方戲興起的過程中，還產生了不少由群眾中不知名的作者寫的优秀劇本。這個現象，也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。

由此可以看見，我國的文學發展，從來就是循著民間文學和文人文學兩個方面交互進行的。這兩個方面有著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聯繫。無論詩歌、話本小說、戲劇，都是先從民間產生，但又都為各個時代的文學家吸取作為營養和藍本，使之發展為更加完美的作品。

編輯出版這一套叢書的目的，就在於沿著我國文學發展史的脈絡，把各個時期的主要作家和主要作品介紹給年輕一代的讀者。這樣，讀者可以從中看到我國古代文學發展的概況，看到各個時代的一些精品——優秀的文學作品，這不但對於提高文化水平和閱讀能力，培養對文學的欣賞情趣是有幫助的，而且，對繼承我們的文化遺產，培養愛國主義的思想情操，也將是有幫助的。

爲了適應讀者對象，每本書在注釋方面力求做到準確和詳細，疑難點尤其要講清楚，不避重就輕。韻文一般不譯成白話，但《詩經》比較難懂，因此《詩經》選析的各篇都譯成白話。爲了幫助讀者對作品的理解，每一本書都採用了「賞析」的體例，我們要求「賞析」寫得深入淺出，對於每篇作品的思想藝術性、寫作技巧，能抓住要點，給予適當的評論，並從欣賞的角度談出一點可供讀者參考的意見。賞析的寫法同教科書的分析有所不同，不是面面俱到，而是根據不同的作家和作品，談具有特色之處，這樣，也就不是千篇一律，而是比較生動活潑、比較豐富多樣的寫法了。

我們希望，這一套叢書能引起青年們對文學的廣泛興趣，並使他們從這套叢書中，得到對我國古代文學是初步的，然而卻是廣泛的接觸，打下更堅實的語文基礎。

宋代文學之父

——歐陽修

陳曉芬

歐陽修（一〇〇七——一〇七二），北宋著名文學家。字永叔，號醉翁，晚年又號六一居士，謚文忠。吉州廬陵（今江西吉安縣）人。天聖八年（一〇三〇）中進士，後累官至樞密副使、參知政事。歐陽修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，他提出的一系列文學主張和在文學創作中取得的傑出成就，推動了宋代文學的發展，並對後世的文學產生了巨大影響。

北宋初期，注重辭藻聲偶的駢體文，亦即當時所謂的時文風靡一時，士子學者以之為取科第、擅名聲的憑藉，爭相仿效誇尚。歐陽修對這種狀況十分不滿，他繼承韓愈詩文革新的理論，力倡古文，以與時文相抗衡。歐陽修反對時文，是因為這種文體在華美的文辭後面，缺乏堅實的內容。他認為：「見其弊而識其所以革之者，才識兼通，然後其文博辯而深切，中於時病而不為空言。……然近世應科目文辭，求若此者蓋寡。」（〈與黃校書論文章書〉）他還從自己的經歷出發，指出了時文的弊病：「姑隨世俗作所謂時

文者，皆穿蠹經傳，移此儷彼，以爲浮薄，惟恐不悅於時人，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。」（〈與荆南樂秀才書〉）與此同時，歐陽修又提出「偶儷之文苟合於理，未必爲非」（〈論尹師魯墓誌〉）。並讚揚蘇軾等人所作的駢文能去除以往「述事不暢」的通病，「委曲精盡，不減古人」（見〈試筆·蘇氏四六〉）。這充分說明，他對詩文的針砭集中在內容空泛這一點上，因而他倡導古文，就是要通過文體的改造更好地實現文以載道的主張，即如他自己所云：「君子之於學也，務爲道，爲道必求知古，知古明道，而後履之以身，施之於事，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，以信後世。」（〈與張秀才第二書〉）這一指導思想不僅貫徹於散文創作，而且也體現在他對詩歌創作的認識中，他讚美《詩經》的創作精神道：「察其美刺，知其善惡，以爲勸戒，所謂聖人之志者，本也」（歐陽發：〈歐陽修事蹟〉）。這也正是他所要提倡的創作本旨。因此，強調詩文必須以道爲主，亦即突出作品思想內容的首要地位，構成了歐陽修文學理論的核心。

歐陽修提倡的「道」，主要指儒家的學說：「其道，周公、孔子、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」（〈與張秀才第二書〉）。但是歐陽修的認識並沒有拘囿於此。他自天聖八年（一〇三〇）入朝任官，就始終處在政治鬥爭的漩渦之中，他曾爲范仲淹被貶一事嚴斥諫官之不言，他又積極支持革弊立新的「慶曆新政」。因爲他的切直敢言，曾兩次被貶出朝。對於其他各類政事，歐陽修也無不給予密切的關注，不斷提出一己的見解。歐陽修積極投身於社會實踐，他沒有以一個迂腐的儒學衛道者的形象出現在政治舞台。他認爲要真正達到儒學的高度，必須關心社會「百事」，這樣，他便把儒學理論和現實社會生活結合在一起了。

從這樣的認識出發，即對他所崇拜的韓愈，歐陽修也略有微詞，認為唐文學家李翱爲文不嘆老嗟卑，而有憂世之心，是勝於韓愈之處。而歐陽修在他自己篇幅豐富的詩文中，佔數量最多、最有光彩的，也是那些和現實相關的作品，其中如備受後人傳誦的〈與高司諫書〉、〈朋黨論〉等文，完全是現實政爭的產物，反映了北宋朝廷的政治現狀。

在〈朋黨論〉中，歐陽修出於實際政爭的需要，甚至突破孔子「君子群而不黨」的觀點，提出了大膽深刻的見解。其他如〈醉翁亭記〉、〈秋聲賦〉等抒情意味較強的文、賦，描述亭台樓園及各種生活現象的雜記短文，以及親友間的書信贈序，也都從不同的側面折射出現實社會的生活光澤，傾露著歐陽修的抗爭、呼喊、感慨和理想，甚至用以紀念死者的碑志文，在歐陽修筆下也一變前人之常格，成爲啓迪生者的篇章。〈黃夢升墓誌銘〉就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篇。詩歌較之散文，自然更多表現的是個人的情懷，這是以另外一種方式傳示著歐陽修對現實生活的感受。這些記錄著歐陽修的思想、生活和奮鬥足跡的作品，使我們看到了他的文學理論在創作中的體現。總之，歐陽修思想中的儒學理論，帶上了更多的時代色彩和現實社會生活的內容。歐陽修尊奉儒家傳統的文學觀念，重視詩文的教化作用和功利作用，但他既沒有拘執於先儒的教條，也沒有爲當時社會上以詩文進身這種狹隘的功利觀念所困擾，而是注重詩文的社會作用，注重其對實際生活產生的效果，使文學和現實社會更爲緊密地聯繫起來。

歐陽修將他所提倡的文體稱爲古詩文，從他在根本上是繼承了儒家文學觀念這一角度來看，可說是名實相符的。但是他以許多新的認識、以大量生氣勃勃的內容充實了道的內涵，而且不爲時俗好惡所支配，

終於扭轉了時代風尚，以古文取代了時文，從這個意義來說，他所領導的無疑是一場文學上的革新運動。可以說，經過歐陽修的不懈努力，儒家傳統的文學觀念帶著時代特徵，在宋代文壇上取得了統治地位。

與倡導古詩文的根本旨意密切相關的，是歐陽修對古詩文表現形式所提出的要求。歐陽修對於體現思想內容的「道」和作為表現形式的「文」，有一個完整的認識。他一方面強調對文的決定作用，認為「其充於中者足，而後發乎外者大以光」（〈與樂秀才第一書〉）；但另一方面，他也清楚地意識到道與文畢竟是兩個不同範疇的概念，指出「古人之學者非一家，其為道雖同，言語文章，未嘗相似」（〈與樂秀才第一書〉），即如時文這樣的浮巧之作，真要達到工也不容易，可見文學表現上的造詣，不是道可以取代的。而且，道尚需依賴文得以傳播，文字表現力的高下直接影響著道的傳播程度，正像他所說的：「言之無文，行而不遠。君子之所學也，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。」（〈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〉）正是從這一認識出發，歐陽修對詩文提出了平易通暢的要求。

他對於時人爭效《西崑集》所作的詩篇，最為不滿的是在其「語僻難曉」，而他認為先儒之文的特點就是「其道易知而可法，其言易明而可行」（〈與張秀才第二書〉）。反之，「誕者言之，乃以混蒙虛無為道，洪荒廣略為古，其道難法，其言難行。」（同上）過於追求形式上的華麗，或以文掩道，或造成文澀而道難明的情況，這就是歐陽修反對浮華之風的原因所在。由此可見，歐陽修力倡平易通暢的文風，從根本上說，還是出於傳道的需要，但是歐陽修畢竟把詩文的表現力作為一個獨立的問題加以提出，而且圍繞著他主張的基本文風，又以許多具體的論述加以充實。他指出平易並非意味著粗率而無文采，對梅堯臣

所說的「詩句文理雖通，語涉淺俗而可笑者，亦其病也」深表讚同。他力主作家開廓自己的風格特點，提出「勿爲造語及模擬前人，孟韓文雖高，不必似之，但取其自然」（葛立方《韻語陽秋》）。他提出文章應「博辯而深切」，讚美詩的最高意境是「狀難寫之景，如在目前，含不盡之意，見於言外」。這一切顯示了歐陽修對文學表現形式的重視，而這也成爲歐陽修文學理論的一個新的特徵，它反映了文學觀念的進步和發展，反映了歐陽修在繼承韓愈古文運動精神的同時，認識上所達到的新的高度。

從歐陽修的作品中，我們可以深刻領略到他在藝術上的這種刻意追求。他的散文清新明暢，而又委婉深沈，這不僅表現在抒情述意的文字中，即如慷慨憤激而就的〈與高司諫書〉、〈朋黨論〉等文，也以舒徐婉轉的筆調書之，只覺文勢搖曳蕩漾，文意淵永深邃，令人詠嘆不已。歐陽修的詩有一部分還保留著唐代詩人的影響，主要以意境取勝。但另有不少作品卻更體現著理念的思考，這些詩篇若就形象而論，似較唐詩爲弱，但就思考的深度來說，又與唐詩不同，顯出了歐陽修創作的獨特之處，〈明妃曲和王介甫作〉是這類作品的代表。應該說，宋代詩歌創作能夠不爲前人所拘而自成一格，歐陽修實有撥幟先登之功。歐陽修以他所倡導的文學理論指導著自己的詩文創作，而他在創作中取得的成就又加強了他文學主張的說服力，故歐陽修不僅成爲北宋文壇的領袖，而且自然而然地爲以後的文學家所尊崇。

詩文以外，歐陽修還寫了許多詞，有《歐陽文忠公近體樂府》和《醉翁琴趣外篇》等詞集傳世。宋代文人大多視填詞爲小道，歐陽修也沒有擺脫這種觀念，因此他把正統的儒學觀念全部傾注於詩文之中，而作詞卻顯得隨意任情，帶有更多娛樂消遣的特點。歐陽修沒有專門論詞的文字，他顯然無意於對詞風作什

麼改革，然而，他那種不欲沿襲陳規的改革精神，還是自然而然地滲入到詞的創作中。這首先表現為在北宋詞壇受到唐五代柔麗的詞風嚴重影響的情況下，歐陽修卻十分注意吸收民間創作潑辣質直的風格。他的詞雖也多寫艷情，但他筆下的不少女子形象豪爽率真，富有個性，是五代詞中難以見到的；他的詞還擅長描寫富有戲劇性的生活片段，用語不避俚俗，這些都留下了他向民間創作學習的痕跡。

其次，表現在他作詞題材的多樣化。他用詞描繪鄉間採蓮女子富有情趣的生活；用詞傾訴自己對仕宦生活的厭倦、對人生的感慨；以詞贈送友人，一吐衷情；也以詞詠史、寫景、記述民風。這些詞儘管在數量上還沒有佔據多數，但是卻體現了歐陽修的探索，對宋代多種詞風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。清人馮煦曾說：「宋至文忠，文始復古，天下翕然師尊之，風尚爲之一變。即以詞言，亦疏雋開子瞻，深婉開少游。本傳云：『超然獨鶩，衆莫能及。』獨其文乎哉！獨其文乎哉！」（《蒿庵論詞》）這一評價，歐陽修是當之無愧的。

本書限於篇幅，只能從歐陽修豐富的創作中選出幾十篇以饗讀者。這正如管窺蠡測，要由此而探得一個文學大家的創作風貌，顯然是不夠的。但這些作品大多廣爲傳誦，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歐陽修的創作成就。讀者能通過這些作品得到一種文學美的享受，並進而對歐陽修的創作風格略有所感，這就是筆者的心願了。本人水平有限，在作品的注釋和賞析中定有不當之處，歡迎讀者批評指正。



歐陽修
(廣西教育出版社提供)